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十九

銘

却鼠刀銘



野人有刀不愛遺余長不滿尺劍鉞之餘文如連環上下相繆錯之則見或漫如無昔所從得戒以自隨畜之無害暴鼠是除有穴于垣侵堂及室跳床撼幕終夕窣窣叱訶不去啖嚙棗栗掀盃舐缶去不遺粒不擇道路仰行躡壁家爲兩門窘則旁出輕趨捷猾忽不可執吾刀入門是去無跡又有甚者聚爲怪妖晝出羣鬪相視睢盱舞于端門與

主雜居猫見不噬又乳于家狃于永氏謂世皆然
亟磨吾刀槃水致前炊未及熟肅然無蹤物豈有
是以爲不誠試之彌旬凜然以驚夫猫鷙禽晝巡
夜伺拳腰弭耳目不及顧鬚搖乎穴走赴如霧碎
首屠腸終不能去是獨何爲宛然尺刀匣而不用
無有爪牙彼孰爲畏相率以逃嗚呼嗟夫吾苟有
之不言而諭是亦何勞

玉堂硯銘

并序

文同與可將赴陵州孫洙巨源以玉堂大硯贈之
與可屬蘇軾子瞻爲之銘曰

坡陁彌漫天濶海淺巨源之硯淋漓蕩潏神沒鬼
出與可之筆燼南山之松爲煤無餘涸陵陽之水
維以濡之硯大如四埠許而陵州在高山上至難得水故以戲之

鵠硯銘

鵠無耳槃有趾鑑幽無見几不倚暘蟲隕羿喪厥
喙羽淵之化帝祝尾不周儻裂東南圯黝然而深
維水委誰乎爲此昔未始戲名其臀加幻詭

王平甫硯銘

玉德金聲而寓於斯中和所熏不水而滋正直所
冰不寒而澌平甫之硯而軾銘之

東坡全集卷之十六
鄧公硯銘

并敘

王輩魏國文正公之孫也得其外祖張鄧公之硯求銘於軾銘曰

鄧公之硯魏公之孫允也其物展也其人思我魏公文而厚思我鄧公德而壽三復吾銘以寃令名

端硯銘

千夫挽綆百夫運斤篝火下繩以出斯珍一嘘而
泫歲久愈新誰其似之我懷斯人

孔毅甫龍尾硯銘

澁不留筆滑不拒墨瓜膚而縠理金聲而玉德厚

而堅足以閱人於古今朴而重不能隨人以南北

孔毅甫鳳味石硯銘

昔余得之鳳凰山下龍焙之間今君得之劔浦之上黯黯之灘如樂之和如金之堅如玉之有潤如舌之有泉此其大凡也爲然爲不然然也雖胡越同名猶可不然徒與此石谿而產何異於九鵬而一鶴

鳳味硯銘

并序

北苑龍焙山如翔鳳下飲之狀當其味有石蒼黑緻如玉熙寧中太原王頤以爲硯余名之曰鳳味

然其產不富或以黯黑灘石爲之狀酷類而多拒
墨時方爲易傳銘曰

陶土塗鑿山石玄之蠹賴之賊酒清泉悶重谷聲
如銅色如鐵性滑堅善凝墨棄不取長太息招伏
羲揖西伯發秘藏與有力非相待爲誰出

鳳味硯銘

帝規武夷作茶固山爲孤鳳翔且嗅下集芝田啄
瓊玖玉乳金沙發靈竇殘璋斷壁澤而黝治爲書
硯美無有至珍驚世初莫售黑眉黃眼爭妍陋蘇
子一見名鳳味坐令龍尾羞牛後

米黻石鍾山硯銘

有益不禦探奇發瑰攘於彭蠡斬鍾取追有米楚
狂惟益之隱因山作研其詞如賓

黼硯銘

并序

龍尾黼硯章聖皇帝所嘗御也乾興升遐以賜外
戚劉氏而永年以遺其舅王齊愈臣軾得之以遺
臣宗孟且銘之曰

黟歙之珍匪斯石也黼形而縠理金聲而玉色也
雲蒸露湛祥符之澤也二臣更寶之見者必作也

丹石硯銘

并序

東坡全集卷之十九
唐林父遺予丹石硯粲然如美藻之出水殺墨而宜筆盡硯之美唐氏譜天下硯而獨不知茲石之所出余蓋知之銘曰

彤池紫淵出日所浴蒸爲赤霓以貫暘谷是生斯珍非石非玉因材制用璧水環復耕予中洲孰我玄粟投種則穫不炊而熟

王仲儀硯銘

汲鄭蚤聞頗牧晚用諫草風生羽檄雷動人亡器存質小任重施易何常明哲所共

端硯石銘

并引

蘇堅伯固之子庠字養直妙齡而有異才贈以端
硯且銘之曰

我友三益取溪之石寒松爲媒孤竹爲筆蓬麻效
紙仰泉致滴斬几信鉤以全吾直

端硯銘

與墨爲入玉靈之食與水爲出陰鑑之液懿矣茲
石君子之側匪以玩物維以觀德

黃魯直銅雀硯銘

漳濱之埴陶氏我厄受成不化以與眞隔人亡臺
廢得反天宅遇發丘隴復爲麟獲累然黃子玄豈

尚白天實命我使與其蹟

程公密子石硯銘

并引

公密躬自採石嵒下獲黃卵剖之得紫硯銘曰
孰形無情石亦卵生黃胞白絡孕此黝頰已器不
死可候雨晴天界夫子瑞其家庭

龍尾石月硯銘

萋萋兮霧縠石宛宛兮黑白月其受水也哉生明
而運墨也旁死魄忽玄雲之灔靄觀玉兔之沐浴
集幽光於毫端散妙迹於簡冊照千古其如在耿
此月之不沒

邁硯銘

邁往德興齋以
硯以此銘之

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常
思予以此書獄常思生

迨硯銘

有盡石無已求生陰壑闕重湫得之艱豈輕投旌
苦學界長頭

卵硯銘

東坡硯龍尾石開鵠卵見蒼璧與居士同出入更
嶮夷無燥濕今何者獨先逸從參寥老空寂

唐陸魯望硯銘

噫先生隱唐餘甘杞菊老樵漁是器寶實相予爲
散人出叢書

周文炳瓢硯銘

以汝爲硯罿肖而瓢質以汝爲瓢硯剖而腹實飲
西江之水吾以汝礪齒懸河之辯其以爾借面不
卽不離孰曰非道人之應器

王定國硯銘二首

石出西山之西北山之北戎以發劒予以試墨劒
止一夫敵墨以萬世則吾以是知天下之才皆可
以納諸聖賢之域

又

月之從星時則風雨汪洋翰墨將此是似黑雲浮
空謾不見天風起雲移星月凜然

魯直所惠洮河石硯銘

洗之礪發金鐵琢而泓堅密澤郡洮岷至中國棄
予劍參筆墨歲丙寅斗南北歸予者黃魯直

故人王頤有自然端硯硯之成於片石上稍
稍加磨治而已銘曰

其色馬肝其聲磬其文水中月真寶石也而其德
則正其形天合其於人也畧是故可使而不可役

也

天石硯銘

并序

軾年十二時於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羣兒鑿地爲戲得異石如魚膚溫瑩作淺碧色表裏皆細銀星扣之鏗然試以爲硯甚發墨無貯水處先君曰是天硯也有硯之德而不足於形耳因以賜軾曰是文字之祥也軾寶而用之且爲銘曰

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主於德或全於形均是二者顧予安取仰唇俯足世固多有

元豐二年秋七月予得罪下獄家屬流離書籍

散亂明年至黃州求硯不復得以爲失之矣七年七月舟行至當塗發書笥忽復見之甚喜以付迨過其匣雖不工先君手刻其受硯處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易也

漢鼎銘

并引

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爲寶象物以飾之亦非所以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蓋已見笑於伯夷叔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爲宗廟之觀美而已及其衰也爲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之

爲周之角齒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以問其輕重
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
視三虎之垂涎而睨已也絕周之祀不足以致寇
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
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莫知所適
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
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
鼎淪沒於泗水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
以爲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萬方以出鼎此
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丘壽王之說也曰汾陰

之鵠漢鵠也非周鵠夫周有鵠漢亦有鵠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恨壽王小子方以諛進不能究其義余故作漢鵠銘以遺後世君子其銘曰

惟五帝三代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茲鵠
鵠存而昌鵠亡而亡蓋鵠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
易姓而猶傳者乎不寶此器而拳拳於一物孺子
之智婦人之仁烏乎悲矣

石鵠銘

并序

張安道以遺子由子由以爲贊生日之餽銘曰